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皇清文穎卷七八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博士臣劉光第

謄錄監生臣連彭年

謄錄舉人臣蔣傳馨

皇清文頴卷七

論

春秋論 趙盾一

汪琬

春秋魯宣公二年秋九月晉趙盾弑其君夷臯於是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三子以為弑君者趙穿也經之與傳其說宜何從汪子曰三子者之說非有大悖於孔子也當是之時使穿不得盾必不敢行其事使盾不得穿

必不能遂其謀何以言之予嘗畧考史書所載簒國之臣若趙高之弒二世也使閻樂司馬昭之弒高貴鄉公也使成濟成倅劉裕之弒晉安帝也使王韶之其弒恭帝也使褚淡之兄弟朱全忠之弒昭宗也使朱友恭氏叔琮夫是數人者欲為簒逆必先授意於其黨其黨亦樂為之用此與趙盾之事何異辟之於盜羣盜行劫其一雖不行而實陰主其謀是則劫之魁也反不謂之盜乎故三子者之說非有大悖於孔子也孔子誅其心三

子者舉其事也然則三傳果無失乎曰有之左穀皆取董狐之言以反不討賊為盾辠吾謂盾雖討賊亦不免於書弒何也予更考魏唐之事司馬昭既弒高貴鄉公遂收濟倅兄弟殺之朱全忠既弒昭宗已而朝於京師亦殺友恭叔琮夫二人之心甚譎謀甚狡其殺濟倅友恭叔琮者豈非欲自解於篡逆哉然天下後世卒不以此薄兩人之辠故使人臣無弒君之心雖力不能討賊亦必不以惡名加之苟有其心雖狡譎如司馬昭與朱

全忠者亟除其黨以自解猶無益也吾故有感於歐陽子之論而為之廣其説如此

春秋論 趙盾二

汪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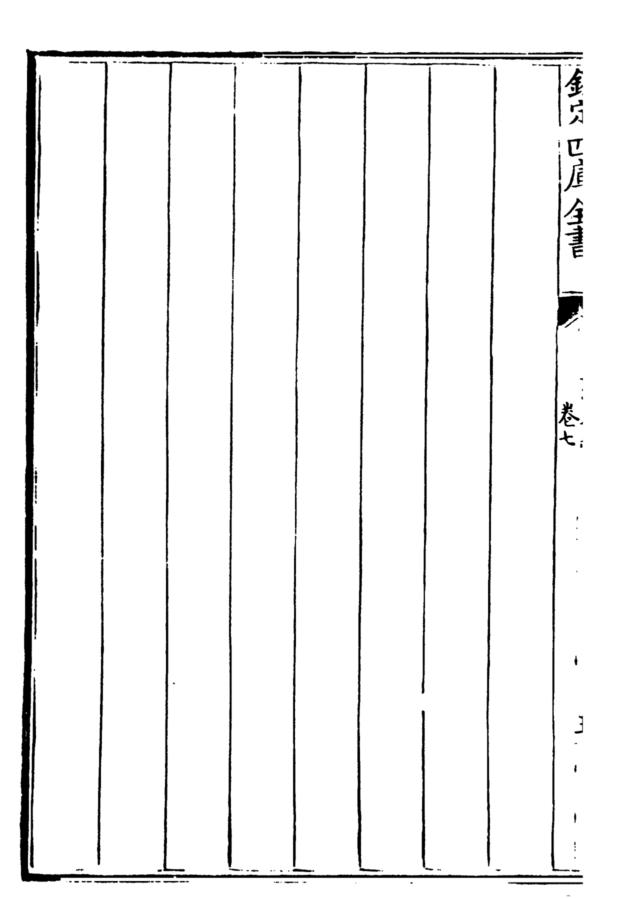
按左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楚鬬椒救之遂次於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汪子曰此弑其君夷皐之歲也觀於侵鄭而盾不臣之謀見矣何也鷹隼之將擊也必伏其翼虎豹之將搏也必匿其形此無足怪也惟其不輕發於此是以大逞其毒於彼而莫之制也以盾率晉國之衆而合宋衛陳三諸侯之人成師以出惟敵是求何有於鬬

椒之偏師哉然且不戰而去之者非形弱勢詘也當此之時内難將作既不暇相持於外而又以為戰而勝則橫挑强楚之怒戰而不勝則無以懾服國人之心如是而欲行大事其誰與同惡者盾於其中固有深謀在焉故寧稍斂其鋒强抑其陰鷙之氣而不欲輕用之於楚也不然豈文公襄公之烈猶存而盾遽畏楚乎哉齊崔杼伐魯北鄙魯公患之孟公綽曰君何患焉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既而果不為寇齊師徒歸夫崔

杼所用蓋即盾之餘智也特杼親射其主而盾則假手乎人耳三傳不察遂欲以不討賊者原盾舉抑知盾之造謀也久矣與崔杼同舉而異其罰豈足為春秋之法邪吾嘗論之自古悖亂之臣未有不合一轍者也劉裕既入關中可以速得志於西北矣而自謂根本未固遽引兵東歸是時逆迹猶未形也然崔浩則先知之以告魏主浩之善料事亦何減於公綽之料崔氏哉今夫功利之在目前也是下愚之所昧而中智之所爭也有人

於此不貪近功不邀厚利其人苟非大美則必為大惡若趙盾侵鄭而不戰崔杼伐魯而不寇劉裕至關中而不復西略此皆大惡無疑也葢其所欲者益深所圖者益狡則凡目前之功利舉不足以入其心而動揺其志惜乎侵鄭之時列國卿士大夫無一人如魯之孟公綽魏之崔浩能逆𨵦盾之本謀者可歎也然而郯之役荀林父不欲戰則先縠不從鄢陵之役士燮不欲戰則欒武子不從顧盾將去楚而其衆莫敢與之抗此又盾之

積威足以劫之也夫



河圖論

李光地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明於陰陽之運察乎日月之紀窮乎鬼神禍福之徵究乎人事吉凶之兆故立象以盡意衍蓍以極變使夫知其道者則知神之所為而玩其占者亦足以獲天之祐而動无不利然則聖人之於易雖微河圖其可無作乎蓋圖者天之所以啓聖人之心易者聖人所以承天之意天人之際未有不相符而可以有作者也自孔子大傳所列十數五位若指諸掌又曰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而究其緼則曰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嗚呼可謂盡矣變化日行於天地之間凡夫動静明晦開闔出入枯菀存化之雜然於吾前者皆是也而其所以然之機則謂之鬼神夫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以有鬼神變化也而河圖具焉然則作易之精意亦否圖奚取哉仲尼既殁易道湮廢自卦爻之辭昭然具存固已盡失其義又况乎天人授受之秘有在於語言文字之表者無惑乎其不傳也漢之儒者雖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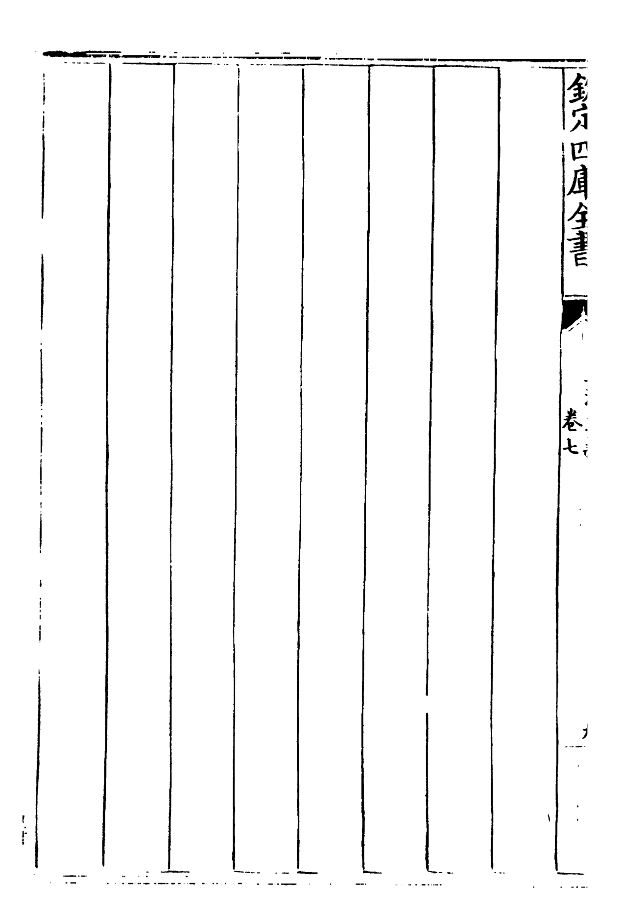
曉暢精微而守之未失至於有宋經學為盛而異言轉多劉牧以九為河圖十為洛書比之舊傳正為顛倒歐陽修不信大傳遂與河圖洛書皆以為贋而并棄之惟朱子表章發明而圖書始顯然自元以來挾異見而滋羣疑者尚不勝其紛拏故四千餘年理義象數之宗書契文字之祖以至於今昧昧也愚學易十餘載既知返之圖書以求其端而竊疑夫為之說者何紛然其擾也於是盡去五行生克之論獨以隂陽奇耦之數縱横而

推之逆順而播之然後始得不疑於圖書之理與夫聖人所以則之之由葢河圖之半奇半耦者兩儀之分也四方者四象之判也一二三四六七八九互為内外者八卦之交也中宫五十者太極元氣之所居也此其大致也以其分限言之則陽始於北而盛於東消於南而終於西故在圖之奇數則北東居内而南西居外也陰始於南而盛於西消於北而終於東故在圖之耦數則南西居内而北東居外也内者主之位也外者賔之位

也得位為主而用事則日進而盈失位為膚而不用事則日退而虛夫自寒暑二氣之所以升降日月明魄之所以死生大而元會之所以循環細而呼吸之所以出入無一非盈虛之變也無一非內外之交也君子小人之進退天理人欲之消長學術之所以邪正世道之所以汙隆無一非盈虛之變也無一非內外之交也甘苦之相生憂樂之相因禍福之倚伏吉凶之反覆無一非盈虛之變也無一非內外之交也以易而言之則乾龍

之潛藏而天地之心見矣姤豕之蹢躅而氷霜之勢成矣内陽而外陰則為泰交之盛矣大往而小來則為斂德之時矣是故内外之位賔主之分進退之勢盈虛之理圖者圖此者也卦者畫此者也以邵堯夫八卦之位觀之則自震之一陽歴離兌之二陽以至於乾是左方之卦皆陽内而陰外無異夫河圖之左方也自巽之一陰歴坎艮之二陰以至於坤是右方之卦皆陰内而陽外無異夫河圖之右方也然則所謂則圖而作易誠如

合符而比節非天地不能開其先非聖人不能承其繼也若夫五行之義四象之文生克之變老少之交得乎此者其於衆說統之矣欲歸夫易卦之本指其無先以衆說亂之而可哉



先天圖論

李光地

自秦而後易圖象之學不傳其在傳文可攷者則出震一章頗列八卦之位而終不究其說是故學者鮮用心焉而但緣文生義以穿鑿於文字之間蓋易之迷所從來也尚矣其偏為象數之學者又皆有卑傳別授非易之正如京焦卦氣之法有侯辟公卿之位推易配氣始於中孚此則揚子草元之所因歷家之所用其在漢世以象數言易者莫此為盛然終莫知其所自來也獨後

漢方士魏伯陽作參同契之書言養生之要其首章納甲之法以震為朔旦兊為上弦乾為正望巽為既望艮為下弦坤為晦日其隂陽進退之候似頗與邵氏先天之旨相契蓋朱子所謂方外之流隂相付受以為丹灶之術者其指此與然以愚攷之納甲之説蓋以十干始終之位推而得之如乾為甲壬坤為乙癸蓋甲乙壬癸者十干之始終乾坤者八卦之始終也凡畫卦者自下而上故庚辛為震巽戊已為坎離丙丁為艮兊也伯陽又因月之朔晦弦望之方以配合其説如生明之月在庚上弦之月在丙正望之月在甲皆以初昏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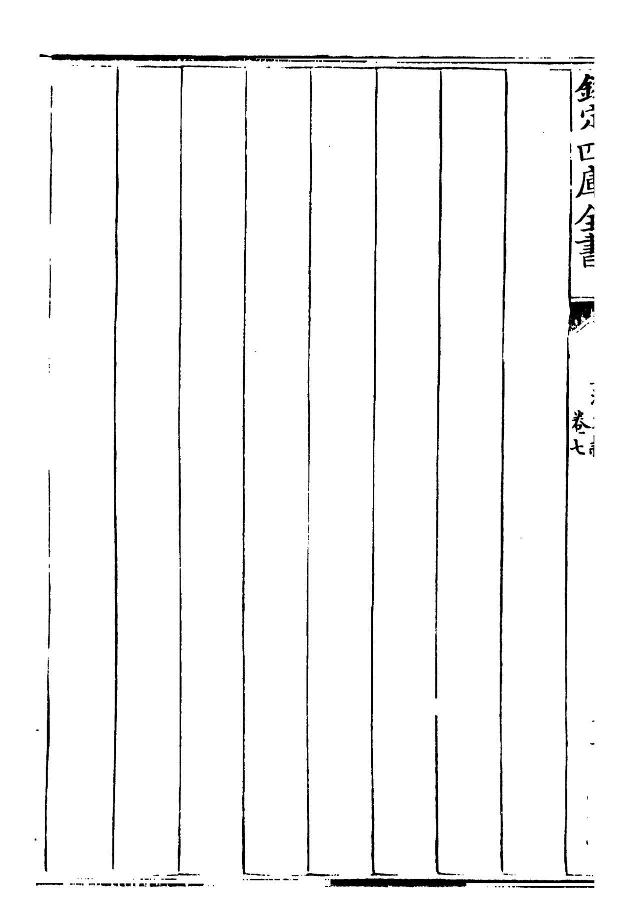
之震兌乾之位也既望之月在辛下弦之月在丁晦日之月在乙皆以平明言之巽坤艮之位也其與先天所以得圖之法迥然不類然則自堯夫以前先天之圖其不傳於世也審矣朱子又謂授受出自希夷其必有攷然而邵氏再造之功則實與伏羲始作相配自邵氏殁後此圖稍出聞者皆創獲而莫之信楊龜山曰八卦有定位而先天以乾巽居南坤艮居北卦氣首中孚而先天以復為冬至凡若此類皆莫能曉也陸象山曰先天圖非聖人本意有据之以説易者陋矣夫以龜

山象山之賢而其疑若此况其下者林栗袁樞攻先天尤急蓋當是時尊信而表章之者朱子一人而已自朱子而來至於今翕然無復異議矣然往往新學小生以為自孔子後真有是圖而不知邵氏之功如此其大朱子之傳如彼其艱也可勝歎哉或曰先天之圖果伏羲之本也與曰何為其不然也大傳稱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夫如是則一每生二者自然之理也陰陽交錯者變

化之妙也其方位布列則雖古未之見然說卦所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者則其對待之體也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則其流行之用也其位與序昭然亦不可謂於古無初也以其數而論之則左右二方者寒暑之運也隂陽太少者四時之交也八卦者八節之分也二十四畫者二十四氣之判也三百八十四爻陽爻為晝隂爻為夜二分之晝夜平故積

爻之算至於臨遯之間陽四十八陰四十八猶春秋分之晝夜各四十八刻也二至之晝夜偏故自乾以前積爻之算陽五十六分陰四十分猶夏至之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刻也自坤以前積爻之算陽四十分陰五十六分猶冬至之晝四十刻夜五十六刻也此其自然之象自然之數不待牽合而自無不應以視後世規天紀日之繁增除裁補之贅其相去不亦遠乎況乎其道之彌綸天地者不可以象數求也故君子之於先天歿身焉

已矣



後天圖論

李光地

易有八卦因有八象其實則天地水火而已何則天地定位則行乎其間皆水火也水火之精則為日月水火之氣則為寒暑水火之象則為晦明水火之變則為風雹雷霆雨露霜雪凡夫騰降上下往來聚散皆是物也以易論之則天地水火之外為象者四風雷山澤也然風則天氣之行下交於地者山則地形之隆上交於天者雷則火為陰所壓奮而起者澤則水為陽所驅散而

下者此四象者蓋亦天地水火之交而已矣以卦畫推之乾之下爻變隂則巽也坤之上爻變陽則艮也離之上爻變隂則震也坎之下爻變陽則兊也此造化之妙八卦之精也是故易首乾坤中坎離而終以既未濟或曰邵氏所謂先天之圗者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固也而其有始震終艮之圗何也曰先天體也後天用也體則以天地為尊用則以水火為主所謂雷者火之方升者而已所謂澤者水之始降者而已隂陽

始於春秋而極於冬夏故雷澤者水火之交也水火者雷澤之極也天地以水火之氣行乎四時涼燠寒暑惟其所司焉風與雷相薄火之勢所以行也山與澤通氣水之潤所以升也風之氣本乎天山之形本乎地天地之用寓於二物而天地無功焉故一在坎之後一在離之前所以佐發生於東方而乾坤退處於西成之地也或曰南北陰陽之正位也乾坤在焉尊也黜居偏也烏乎可曰黜乾坤以尊乾坤夫辨方正位者分也分則不

可易也若夫受事任勞者時也時則有少而出長之先畀而踞尊之位於是乎乾坤有避而弗居者矣必也其受成之時乎夫受乎其成者則必處乎其後也又何害於尊乎哉然則大傳言神妙萬物叙六卦而不及乾坤何與曰此所以為尊之至也前言其位故列之此言其用故去之是則乾坤之在後天雖有位焉而無用也無用之用用用之主也

聞樂知德論

李光地

禮樂二者皆聖人所以治天下之具然禮先而樂後禮以制治而樂以象成故曰於樂觀其深矣言其本於性情流乎德化其效至於淪肌浹髓而不自知故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此知政知德之說也且夫政與德固相為表裏之謂非政則德無所施非德則政無所本德者人君所躬行而心得而禮樂則皆政之屬也今以政歸禮以德歸樂何哉蓋本德以

敷政則禮於是行而民以節矣以其先也故言政者歸之禮也政成而德洽則樂於是興而民以和矣以其後也故言德者歸之樂也雖然樂之所自作者非一有陳祖宗之功德者則如商之元王相土成湯武丁周之后稷公劉古公王季后嗣述而歌之者是也有象已之功德者則如韶樂作於舜大武作於武九成以象代堯六成以象滅商聽其歌觀其舞則知其當日之事與志者是也若乃朝會燕饗征行凱還則叙其交懽之心致其

勸勉之誠道其閔勞盡下之意於以被之絃歌用之朝廷學校至於民間鄉黨閭巷之樂則多采之謡俗之所得如周有二南邶鄘以下十五國之什漢有趙代秦楚之謳而擇其辭之美志之善可以語可以道古於以用之黎庶而以感民心以淑民身此則樂之大致然也然此四者源流之所自不同而皆謂可以觀德則又何哉蓋祖宗之德德也巳之德亦德也上下交而志同德之行也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德之至也故曰聞其樂而知

其德也漢氏以還四者之迹僅存而其意微矣故郊廟宫庭閭巷之所用猶是也然班固謂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則所謂陳祖宗之功德者無矣武帝天馬之歌汲黯之所不悦秦王破陣之樂魏徵之所不觀則所以象巳之功德者悖矣君臣賡荅之詩固多有之然頌美相悦之辭多而忠愛交勉之誠寡且又未嘗叶管絃示臣庶也則朝廷學校之聲衰民間沉湎鄭衛之俗千年不變而鄉黨閭巷之音歇所以然者其立國根本既

無積德累仁之事而又禮法之不制教化之不修三綱之不正九疇之不叙太和之俗不成故雅頌之聲不興使其樂猶在也吾知不必季札子貢而知其德之凉矣然則樂之道其終不可復乎曰亦視其德而已矣孟氏有言今之樂由古之樂也祖宗功德不可强矣誠能制禮法修教化正三綱叙九疇其本正矣然後取郊廟朝廷之樂潤色其聲音略論其律呂務使學士大夫皆能習其文而知其意拊其節而通其道至民間之樂雖未

可以驟變然所謂默成於風俗而潛移於人心者其理不可誣也風俗既成人心既移則即今俗樂而頗采姚江王氏之論取其有孝弟忠貞節烈之行而歌舞之以興善志以助淳風以為復古樂之漸禮樂之道夫豈遠乎哉此之不務而列代修文之主好古之儒方且役智弊神於黍尺鍾律之間似乎伶倫之筩不得而樂卒不可興者此劉向臯陶之刑之論可為三復而歎息也

太極論

陸隴其

論太極者不在乎明天地之太極而在乎明人身之太極明人身之太極則天地之太極在是矣先儒之論太極所以必從陰陽五行天地生物之初言之者惟恐人不知此理之原故遡其始而言之使知此理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雖欲須刻離之而不可得也學者徒見先儒之言陰陽言五行言天地萬物廣大精微而不從我身切實求之則豈前賢示人之意哉夫太極者萬理之

總名也在天則為命在人則為性在天則為元亨利貞在人則為仁義禮智以其有條而不紊則謂之理以其為人所共由則謂之道以其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則謂之中以其真實無妄則謂之誠以其純粹而精則謂之至善以其至極而無以加則謂之太極名異而實同也學者誠有志乎太極惟於日用之間時時存養時時省察不使一念之越乎理不使一事之悖乎理不使一言一動之踰乎理斯太極存焉矣其寂然不動是即太極

之陰靜也感而遂通是即太極之陽動也感而復寂寂而復感是即太極之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寂然之中而感通之理已具感通之際而寂然之體常在是即太極之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也分而為五常發而為五事布而為五倫是即太極之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以之處家則家齊以之處國則國治以之處天下則天下平是即太極之成男成女而萬物化生也合吾身之萬念萬事而無一非理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即吾

身之一念一事而無之非理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也不越乎日用常行之中而卓然超絶乎流俗是太極之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也若是者豈必逺而求之天地萬物而太極之全體已備於吾身矣由是以觀天地則太極之在天地亦若是而已由是以觀萬物則太極之在萬物亦若是而已天地萬物浩浩茫茫測之不見其端窮之莫究其量而莫非是理之發見也莫非是理之流行也莫非是理之循環而不窮也高明博厚不

同而是理無不同也飛潛動植有異而是理無異也是理散於萬物而萃於吾身原於天地而賦於吾身是故善言太極者求之遠不若求之近求之虚而難據不若求之實而可循故周子太極圖說雖從陰陽五行言之而終之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又恐聖人之立極非學者可驟及也而繼之曰君子修之吉修之為言擇善固執之謂也而朱子解之又推本於敬以為能敬然後能靜虚動直

而太極在我嗚呼至矣先儒之言雖窮高極深而推其
旨不過欲人修其身以治天下國家焉耳學者慎無騖
太極之名而不知近求之身也

賈董優劣論

陸隴其

天下之士惟才學兼至者為上不幸而有所偏勝與其才勝於學也毋寧學勝於才何則才勝之人明於事而熟於勢人君用之則國體立焉國勢安焉然其失也純駁兼施義利雜用有可見之功而未必無可憂之慮學勝之人守於理而秉於義人君用之或迂而罕效焉或拘而難達焉然其得也道足以格主而操足以範俗無一時可著之效而有積久可恃之功明乎此者可以辨

賈董之優劣矣賈生者漢之名臣也董生者亦漢之名臣也當文帝之時諸侯强於內中行說之徒謀於外而朝廷所以厲風俗厚德澤固根本正體統者又皆未有其具上下恬然不知憂戚乃賈生獨為痛哭流涕於其間考其所陳皆鑿鑿可行此固絳灌之所不能言而鼂錯袁盎之所不能知也則賈生者豈非一時之傑哉武帝之時主驕而臣諛所事者征伐所尚者聚斂所用者嚴刑峻法見其利不見其誼計其功不計其道而董生

獨持正議於其間觀其廷對之言於禮樂教化之際未甞不反覆而陳之也於公私義利之辨未甞不正色而道之也於傷肌膚斷支體之習未甞不咨嗟而戒之也此固公孫弘石奮之所不敢陳而張湯孔僅之所不欲聞也則董生者豈非一時之傑哉使賈生之策用於前則漢有久安長治之業董生之策行於後則漢有更化善治之休是二子者固未容優劣也然甞試以其言考之賈之言多及於利害而董則主於義理也賈之言多

至於激烈而董則穆然和平也激烈者其中猶有浮躁不平之意而和平者其源本於莊敬誠恪之餘涉於利害者與世運爭勝負而一害去未必無一害興主於義理者與性情為流通而義中自有利義中自無害賈之言其最精者在審取舍定經制而已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者有之乎所謂正心以正朝廷者有之乎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者有之乎董之所蔽者獨陰陽災異之說耳使并此而去之雖與關閩濂洛

比肩可也董豈賈之所及乎蓋賈生者以才勝而董生者以學勝才學之分優劣之辨也鼂錯之才近於賈生然其才益露而其敗立見其學賈生而不得者乎貢禹匡衡之學近於董生然其學益拘而其業益卑其學董生而不得者乎學董生而不得猶不失為迂濶之儒學賈生而不得則功利誇詐而已末流之弊又優劣之辨也要之賈生亦何可及也以聖門言之董生狷者也賈生狂者也夫子思狂者而不得然後欲得狷者而見之

蓋狂而不學則不如狷狂而學焉則固出狷之上也嗚呼使賈生之才而加之以學又豈董生之可及也哉

論姚崇十事

陸隴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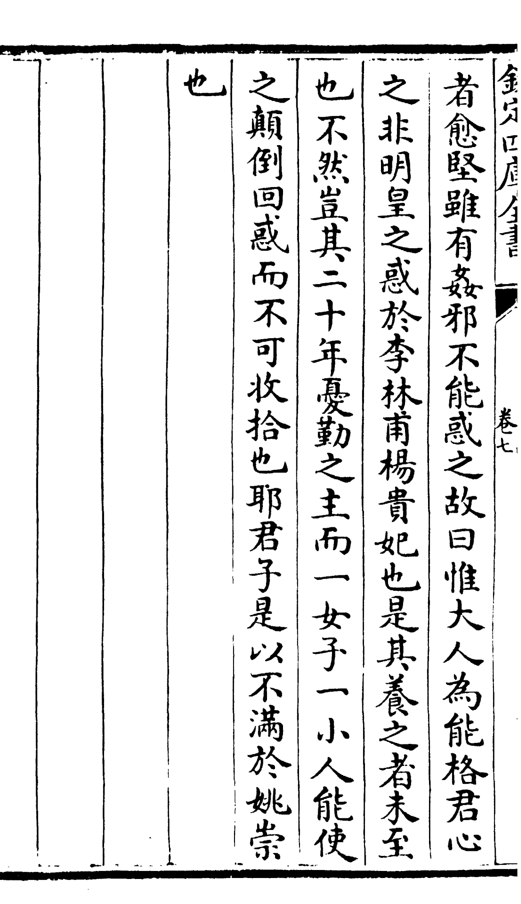
大臣之事君也必先有以堅君意而後天下之治可成也君意未堅而欲與之圖治則吾以寛仁進而君且流於殘薄矣吾以弭兵進而君且溺於好大矣吾以防微杜漸輕賦節用之説進而君且不勝其牽引矣吾以尊賢敬士開誠布公之説進而君且目為迂濶矣是故始乎堅而終乎怠者有之矣始之不堅而能成其終者未之有也三代以來如伊尹傅説之於商管仲之於齊商

鞅之於秦雖其王伯異趨純駁異致莫不於其始進之日有以得之其君是故功成而不勞彼唐之姚崇其亦知之矣考崇所陳十事不過因當時所急者而言之彼見夫垂拱以來用法刻深羅鉗吉網紛紛於時也而曰政先仁恕見夫邊隅未靖突厥吐蕃未可力臣也而曰不倖邊功見夫武韋之禍幾危宗社而俳優宦寺乘寵恣肆也而曰監禄莽闔梁之禍曰戚屬不任臺省曰閹人不得與政曰佞倖犯法無寛見夫神龍之世賦斂無

度奢侈淫泆公主婕妤多營佛寺也而曰絕田賦外貢獻曰絕佛道營造見夫五王被戮蕭岑繼誅而王魏直諫之風日遠也而曰接臣下以禮曰使諫官無忌諱凡此皆因當時所急言之治天下之事固不止此而人臣之効於君亦不盡於此獨其能以十者要說於上使人主之意既堅而後徐起而圖之嗚呼此其所以成開元之治也歟君志既定於寬仁則張湯趙禹之徒不得以嚴刑惑矣君志既在於弭兵則大宛月支之使不得以

開邊誘矣君有防微杜漸之志則外庭之事必不決於宮闈尚書之柄必不屬於外戚弘恭石顯不得主樞密張放李明不得侍遊宴君有輕賦節用之志則雉頭之裘不以入內府湘宮之役不以煩將作君有尊賢敬士開誠布公之志則黥劓之罪不上於大夫放逐之禍不及於臺諫極天下之治皆始於吾君一念之堅而實始於大臣之有以堅之也是道也固伊尹傅說之所以成其王而管仲商鞅之所以成其伯也是故開元之時宋

璟韓休張九齡皆稱賢相而吾必以崇為首何也堅帝意者崇也使崇無以堅之則明皇之荒宴不待天寶而九齡之徒又何所施其力歟雖然崇能必之於開元而不能必之於天寶何也曰崇知有以堅之而未知所以養之也君志固不可不堅而又不可不養堅之者存乎一日而養之者在乎平居古之為大臣者日以道德仁義進其君而又多選天下端人正士為其左右使其君日就月將而不貢於非幾凡此所以養之也夫是以堅



者愈堅雖有姦邪不能惑之故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明皇之惑於李林甫楊貴妃也是其養之者未至也不然豈其二十年憂勤之主而一女子一小人能使之顛倒回惑而不可收拾也耶君子是以不滿於姚崇也

崇讓論上

韓菼

行一物而衆善皆得者其惟讓乎讓德之基也禮之端也亦即禮之實也孟子以無辭讓之心為非人然而赤子之時間有而汨於利欲誘於習俗此心至於迷溺澌滅而不自知豈特不能充而已古有能讓千乘之國而不能不見色於簞食豆羮者忽其所輕也輓近世直視簞食豆羮皆千乘耳豈待千乘哉且夫千乘固吾所應有所以云讓若夫本非吾所必當有去之不顧乃其當

然惟妄據以為已有遂不甘於讓而乃敝敝焉與人爭嗟夫爭之途一開而五倫葢多故矣而仕路為尤甚故見於朋友間為多詩曰人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不讓求得也曷云亡也窮求之心逞忮之毒巧中敵我者以不及防因以得吾志而不知他人亦將挾吾之術以伺其後也蟬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方欲捕之異鵲又從而利之類相召也寧有既乎終亦必亡而已矣即間有固寵以自存而位愈高則望愈減任

愈重則補愈難君子不以沒身為幸而以後世為憂奈何湛濁水而迷清淵也斯其故在祇知有已不知有人尤在祇知有官不知有已夫不知有已莫如反已士莫重乎有已也已已而受官當實盡乎其在官者古人所以貴致身也如其不能或量力或知幾三揖一辭吾去官而已故在矣蓋委吏乘田亦有不容輕處者而又何競焉徒知有已莫如平情人者已之推也我必欲勝人人亦將勝我如人猶此情也兩情必當相平萬一人無此

情則俯視我為何等且夫君子歊然常若不足即薄技
微長亦事事有不如人之恐而敢必加乎其上哉反已
忠之屬也平情恕之屬也故欲正士大夫之心自能讓
始欲興士大夫之讓自忠恕始

崇讓論下

韓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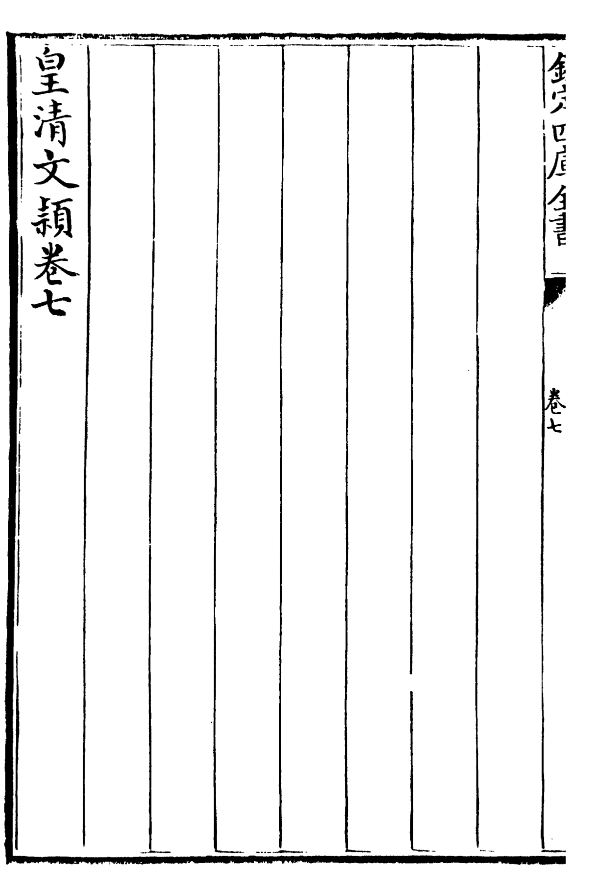
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言教之本風之自也夫上之所倡下之趨也上以官為髙則官重上以讓官為髙則官輕人情莫不趨於所極重者久之則官愈輕人皆思所以自重而讓道成矣自然之勢也嘗檢晉庾峻敦禮讓表及劉寔崇讓論皆推本於為國者以倡何有之化其言咸有補於當世峻之言曰聖王御世因人之性或出或處故有朝廷之士又有山林之士山林之士

清劭足以抑貪汙退讓足以息鄙事先王嘉之臣愚以為古者大夫七十懸車今自非元功國老三司上才可聽七十致仕其父母八十可聽終養其有孝如王陽臨九折而去官潔如貢禹冠一免而不著及知止如王孫知足如疏廣莫若聽時時從志寔之言曰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於此夫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公缺三公已豫選之矣四征缺擇四征

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征缺四征預選之矣尚書缺擇尚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八尚書共選一尚書也余嘗韙斯二說夫古者七十致仕固也然四十方仕計用其力三十年爾今有二十而已通籍者矣其亦可以六十為斷乎至如王陽貢禹之流於今為不世出之士又不可以六十為限也父母八十聽終養吁嗟晚矣父母不必皆八十也其有疾病又不論年也今令甲不以年限誠善竊聞諸道路或八十猶不以終養請此

為無人道之尤者豈止不能讓而已哉謝章得薦賢自代唐宋猶然今其法已蕩然無存即間有徒費簡紙者不過外任之大僚而京朝三品以上官皆聞命而即受事如召一吏何以勸讓如寔言誠可厲世雖然蒙有懼焉懼夫除官而許之薦官薦者之意尚未決而求者已盈門矣不得則怨是爭之府也且使薦者而不公耶有識者固將唾之其公耶必從而效之如寔言所讓最多者其必然也而彼欲爭之者第中以朋黨之一言即一

綱盡矣故此法尚未可遽行嗚呼孰使夫古賢臣之嘉言讜議而有所不可行其非人心之憂也與



皇清文穎卷七

皇清文頴卷八

論

三禮論　　韓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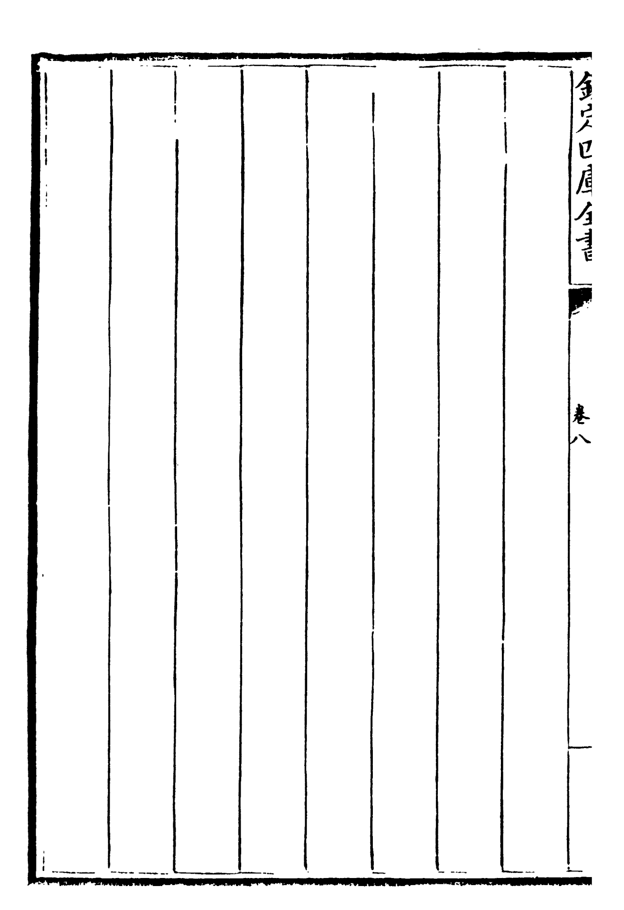
禮之亡亡於周衰諸侯踰法度惡害已皆滅去其籍至秦益大壞漢興六經之文皆未出最先議禮則叔孫通取合當世參酌秦法沿襲施行遂為故事終西京之世賈誼董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以發憤太息而不能已

也章和時曹褒被詔條正禮樂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始終制度百五十篇仍雜以五經讖記之文尋寑不行唐初魏徵等為貞觀禮李義府許敬宗增之為顯慶禮蕭嵩等復折衷之為開元禮宋初開寶通禮亦本開元禮增損之信齋楊氏所謂士大夫好古者止知有開元以後之禮者也夫自叔孫通壞棄古禮而高堂生十七篇者雖尋出第列於學宫而不足以助宏國家之制作歐陽氏云三代以後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虚名

豈惟治出於二哉禮與禮亦為二而朝廷所施博士所藏訖不能相明也惟周禮一書劉歆發明之王莽行之而遂以大亂重以王安石之紛更制度託於周官而世儒遂疑此非周公之書出歆莽之偽為抑又過也夫古禮十七篇高堂生所傳與淹中所出不殊其為古書無疑朱子謂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燕射禮皆然其説為至明確朱子晚年所以亟欲論定而又以屬黄幹終

之也周禮雖若繁碎而廣大精密非周公不能作獨戴記之傳試去大學中庸二書則其粹然者無幾而今列於學宫者顧獨小戴所删學者以非功令所習周禮儀禮浸废高閣是古禮之僅存者幸經宋諸大儒之發明而又將復久蝕於後誠可痛也往者有請以儀禮周禮並列學宫試弟子員者議格不行愚竊謂誠宜如朱子之意令習禮家一以儀禮為宗而輔以周禮禮記使學者勿忽於其所難讀而深求古禮之意以佐國家制作

度越前代之盛而自叔孫以來議禮因循茍簡之失庶乎可以漸革矣



儀禮論

韓菼

先王之治天下以至易簡者立其體以至周詳者達其用夫天秩天敘人綱人紀其間曲為之防事為之制而三千三百教大備矣秦火之後高堂生傳儀禮十七篇冠昏喪祭鄉相見與夫聘覲燕射之儀文固不甚害於當時之諸侯而春秋以來猶有行之者學士大夫習其傳者至漢初而猶在其書又蚤出則諸儒之附益蓋寡於諸侯所去之籍及秦煨燼之餘或千百之什一也昔

者朱子有劄子乞修三禮斷以儀禮為本經而以禮記為其義說更欲雜取諸經史諸儒之說附本經之下而惜乎其未果也論者曰昔子太叔譏晉趙簡子見儀而謂之禮杜預以為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春秋而嘆曰周禮在魯是禮之舊經已亡今之周官非古書也其儀文之曲折有隨世損益者聖人復起將必就今禮而去其太甚而十七篇者雖在蓋無所用之嗚呼斯誠不足與言禮者矣唐之開元宋之開寶非不盛行於一時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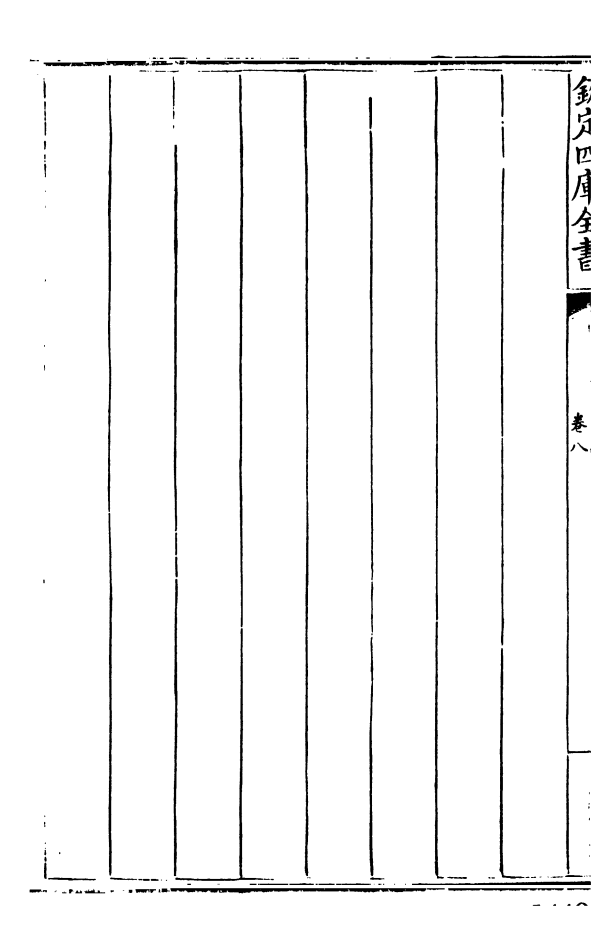
其治亂得失視古爲何如葢嘗讀曾罕禮閣新儀序而愛其言曰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善乎得先王制禮之精意者矣又嘗愛張載之言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之非仁也可謂深於學禮者矣夫此儀禮之十七篇者以五禮言之嘉禮七賔禮三凶禮四吉禮三而無軍禮以目錄次第攷之士冠禮士二十而冠之禮也士昏禮士娶妻之禮也士相見禮士以職位相親始承贄相見之禮也鄉飲酒禮

諸侯之卿大夫賓賢之禮也大射諸侯將祭與羣臣大射之禮也聘禮諸侯使卿相問之禮也公食大夫主國以禮食小聘大夫之禮覲禮諸侯秋見天子之禮也喪服子夏傳自天子以下喪服年月親疎隆殺之禮也士喪禮自始至既殯之禮也既夕士喪禮之下篇也特豕饋食士虞禮也特牲饋食諸侯之士祭祖禰之禮也少牢饋食卿大夫祭其祖禰於廟之禮也有司徹上大夫既祭儐尸於堂之禮也統而論之人道始於昏冠父子

著代莫先乎此矣始以職相見有君臣朋友之義矣鄉射鄉飲正齒位賔賢能貴貴長長賢賢之義矣燕射聘覲諸侯上尊天子旁屬與國下逮羣臣之義矣喪服士喪禮士虞禮人道之終大夫士之祭禮三所以報本反始者加詳矣嗚呼先王所以教民親愛恭敬辭讓而無淫佚慢惰之心焉此物此志也誠使行之今日不過其服物器用如玄酒醴酒鸞刀割刀貴本親用之不同耳豈無所用之哉且即子太叔告簡子之言思之其所謂

天經地義乃夫子孝經之文則必以則天因地者為制禮之本明矣三百以為綱三千以為目綱舉目張皆在一書之中也而顧以是為儀也非禮也哉夫禮之行也小大由之而或未知夫形而上者之在其中也故其後知禮意者少而習其儀者亦不敢侈然自外於規矩繩墨之外所得為已多也惜乎其存者止十七篇也故明沅州劉有年洪武時御史永樂中上儀禮逸經十有八篇若果淹中之舊也則儀禮之亡者全矣夫孝經古文

乃在新羅日本謝承後漢書明末猶有見之者豈得謂古書之必盡亡故漢唐求逸書賞之以官購之以金而有年之書出非其時遂復失之嗚呼此十七篇者世久以為迂闊無所用之矣雖存亦逸也而況乎其逸者也



樂章論

韓菼

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此初命后夔之言也其後大韶既作薦於祖考既已致鳳皇來儀之應而夔言此音樂之和由於庶尹之允諧帝於是為之作歌而皋陶為之賡歌此其詩近於正大雅者也夏詩有五子之歌怨歌也孝子悌弟之言也其義近於變小雅而其音節則近於大雅者也虞夏之詩惟此二篇見於書而已其歌以為大韶大夏之節者不傳也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

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至孔子之時又亡其七矣成康没而頌聲寢變風變雅作及宣王再興則有宣王之大小雅而無宣王之頌豈非其德薄而有所不敢為哉詩云吉甫作頌穆如清風雖其自以為頌而其體製聲調則不離乎雅也史克之頌閟宫夸誕而無實者也稱姜嫄媚成風也稱三壽媚三卿也稱令妻壽母媚成風兼媚聲姜也其曰莊公之子承莊公不承閔公他日夏父弗忌所以躋僖於閔之上以子而先父食者也周頌之

所稱揚者皆其祖父之功德已然之事若祭祀之主人與顯相則稱其孝而已不聞以未然之事極其揚厲也故魯頌作而樂歌之體壞為後世矯誣之濫觴矣其後則雅頌失其所矣其後則雅鄭無别矣孔子告顔淵以放鄭聲反魯正樂然後雅頌各得其所知雅之不可混於頌而鄭之不可使亂雅樂也其詩然其聲然矣自古樂失傳而亡國靡靡之音不絶於世則雖後之作者未嘗不寫倣雅頌之語以為郊廟之樂章而譜以世俗之

樂此又其事之相反者也沛宫原廟三侯之章漢祖自作其詞安不忘危又未經李恊律等恊以新律斯為近古者矣追武帝立樂府而蒲梢天馬之歌薦之宗廟此則以鄭衛之音歌鄭衛之詩而欲祖考來格也故汲黯曰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益深譏之自餘歌詞出於司馬相如等文雖爾雅未有祖宗之事而八音均調又不恊鍾律後之作者雖如王粲傅玄成公綏張華褚淵沈約之徒亦不過如此所以然者其祖功宗德固未之

前聞而其致王之由揖讓征伐之事亦未有如虞周者
太平刑措之風又不足以幾成康之盛此非可以虛文
飾說為也則夫樂章之欲擬於古難矣若乃習其數者
不能明其義為其詞者不能度其曲此又後世之通患
也杜夔所傳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曲施之郊廟罔知
所應抑又名實乖異音節已非鄭樵稱梁武自曉音律
又詔百司各陳所聞帝自糾擿前違裁制十二雅樂自
此始定雖制作非古而聲有倫準十二律以法天成之

數故世世因之而不能易也以愚論之梁武帝製佛法十曲名為正樂如襄陽蹋銅蹄之類又更造新聲則其所製定者其果如漢兒寛所云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綜條貫金聲而玉振之者耶葢亦以當代所沿樵故不得而議之也唐宋以後其辭既平而近俚復夸而不實其清濁高下疾徐之節奏未必果足以髣髴於穆然大古之音而致神祇鬼物也豈知夫古人之作其篇章字句多少長短非有一定及詩之既成而後被之於樂異於

後世之塡詞度曲多少長短必出於一者也君子言思可道而況長言之咏嘆之播之琴瑟管絃以對越於先王之靈者乎夫周頌之作亦有在康王而後者殷武之稱奮伐荆楚乃在高宗之廟則後之樂章數傳而無所增益者非古也夫本原事實以獻於祖考形容愛敬以惕其子孫此作頌之旨綴文之事審音之官皆宜留意者也

諸儒語錄論

韓菼

嘗讀論語一書不特可以識聖人之言又可以見門弟子之記聖言者簡重而有體也先儒以為出於曾子有子子夏之徒所記蓋皆得於聖人之深者其序次聖言謹嚴爾雅絶有體要令其書煌煌乎與六經相為表裏發明矣孟氏之書亦非其自著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其所言耳今七篇者是也愚竊異夫後之學者之僅知記其師之說而不知所以傳世而行遠也夫言以足

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文固言語自然之節必不可以已也所謂辭達而已者亦謂其辭則然而非方言俚語亦可以為辭也自夫子没千有餘年得程子朱子而道益大顯其言無不可以羽翼聖經發皇幽渺而獨其弟子無有能整齊比屬使有文章倫理便於誦讀而尋繹者也此固尊信其師之深親承其謦欬不敢有一毫增損恐不得其真而獨不知其不可以傳世而行遠也夫程子朱子之書其所自著雖其小小題叙亦

皆有法度不獨書疏劄子而已傳世行遠亦足與六經表裏發明而獨其平日之言記自弟子者方言俚語隨得輙錄此誠未成之書而不無有待於後者也昔有問尹和靖者曰伊川答人問鳶飛魚躍曰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時只是弄精魂不知曾有此語否和靖曰是學者不善紀録伊川教人多以俗語引之人便記此兩句葢活潑潑當時有此俗語僧家屢用之伊川豈用禪語者故和靖直荅記者之失也抑尤有不可者宋時僧

徒陋劣乃有語録儒者亦效僧家作語録夫左氏有國語夫子論語有齊魯兩家亦有家語語録之稱雖於義無害然而釋氏之書始亦諱其不文而嘗竊莊老之書以文之矣鳩摩羅什譯梵書乃用説文爾雅可謂有志其後枝分派別其説益繁而不能文焉又其問答所參即事指喝本屬不經故直録其語不加剪截獨怪儒者服聖教言聖言而其書一如釋氏之書無爲也自朱子而後諸儒之語録盛行與佛書交雜其言之無文同其

書之義例同要為以儒而入於釋之漸不可不慎也若揚雄作太玄擬經作法言擬論語學者非之今程朱之說非雄比也學者誠不能及曾子有子子夏而豈必出萬章公孫丑下哉整齊比屬以次於六經語孟之後而凡諸儒之言之足以羽翼發明者率倣此義例以成書而姑置其語録之名若此者所以傳世而行遠也愚是以備論之

春秋論

朱彝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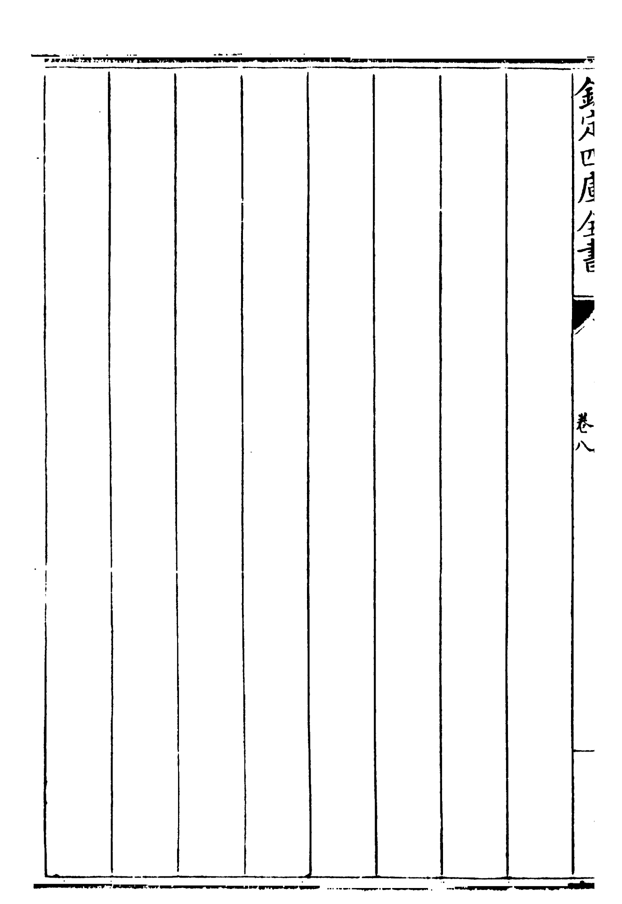
春秋之義莫大乎正名何以正之正之以天子之命而已列爵有五公侯伯子男天子所命也其進也惟天子得進之其黜也惟天子得黜之孔子特據之以大書於策以明天子之命故郳附庸也而進為子滕薛來朝侯也其後滕降為子薛降為伯州虞郭小國也而稱公杞本公也而或降為侯或降為伯或降為子或復為伯他若于葵卯宋以公而稱子于溫于召陵陳以侯而稱子

傳者見稱名之有異因之據例發義於宋於陳則云在喪未葬也于州于虞于郭則云非爵也于杞則云用夷禮也夫曰未葬稱子則桓公十有三年衛之宣公未葬而書衛侯成公三年宋之文公衛之穆公皆未葬而書宋公衛侯僖公二十五年衛文公既葬矣而盟于洮書衛子是稱子不係乎葬不葬也夫謂舍國滅國被執雖生齊之于死故稱公則紀侯大去其國不當復書侯譚子弦子溫子夔子沈子胡子不當復書子小邾子執于

宋徐子執于楚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執于晉皆不得復書爵也其曰杞成公之卒賤之終其身也文公之來盟既已賤之矣其卒復書伯其義何也成公文公之書子也以其用夷禮雖大曰子也其先公降而侯侯降而伯其義何也之衆說者皆由尊聖人之過謂聖人可以意予奪之進以示褒黜以示貶測之愈深而離之益遠矣方周未衰諸侯不享覲者一貶其爵再削其地至於不朝者三則六師移之迨後戰於繻葛敗績於貿戎

而成周之禾溫之麥可芟而踐六師既不能移土地又不能削惟爵號之存猶可操其柄則因其罪貶之當日之諸侯未肯降心以從天子之命其盟會慶弔來告於宗國必仍其舊而莫之改孔子則因其時而考其事書其爵以正其名凡王之未嘗黜者雖州虞之細猶得稱公其既黜者杞雖二王之後迭降為子俾知王命之不可犯僭稱之不足恃以取信後世而當時之亂臣强國知所懼焉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曰然則宋陳稱子不

以在喪未葬歟曰諸侯即位必命之天子既葬而稱子未受命於王也受命矣則雖未葬可以書爵宋公衛侯是也子言之矣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夫以君之所司而在下之權得以進退予奪之則孔子先自處於無王何以使亂臣强國知懼而示信於後世乎顧羣儒之說猶紛紛附會之不一此乃孔子所云罪我者也



詩論

朱彝尊

孔子刪詩之説倡自司馬子長歷代儒生莫敢異議惟朱子謂經孔子重新整理未見得刪與不刪又謂孔子不曾刪去只是刋定而已水心葉氏亦謂詩不因孔子而刪誠千古卓見也竊以詩者掌之王朝班之侯服小學大學之所諷誦冬夏之所教莫之有異故盟會聘問燕享列國之大夫賦詩見志不盡操其土風使孔子以一人之見取而刪之王朝列國之臣其孰信而從之者

且如行以肆夏趨以采齊樂師所教之樂儀也何不可施於禮義而孔子必删之俾堂上有儀而門外無儀何也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今大小戴記載有貍首之辭未嘗與禮義悖而孔子於騶虞采蘋采蘩則存之於貍首獨去之俾王與大夫士有節而諸侯無節又何也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宫大射儀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宫三終而孔子於鹿鳴則存之於新宫則去之俾歌有詩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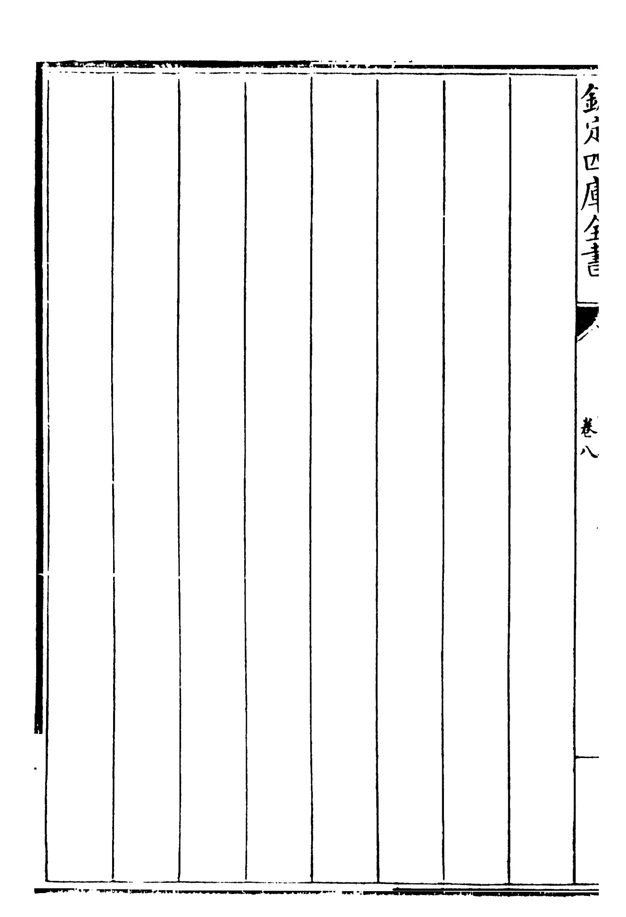
管無詩又何也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者故九夏掌於鐘師而大司樂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鄉飲酒之禮賔出奏陔鄉射之禮賔興奏陔大射之儀公升即席奏陔賔醉奏陔公入驁此又何不可施於禮義而孔子必刪之俾禮廢而樂缺又何也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孔子殷人乃反以先世之所校歸祀其祖者刪其七篇而止存其五又何也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

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詩之合乎禮義者莫此若矣孔子既善其義而又删之又何也且詩至於三千篇則輶軒之所采定不止於十三國矣而季札觀樂於魯所歌風詩無出十三國之外者又子所雅言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未必定屬删後之言况多至三千樂師蒙叟安能徧為諷誦竊疑當日掌之王朝班之侯服者亦止於三百餘篇而已至歐陽子謂删詩云者非止全篇删去或篇删其章或章删其句或句删其字

此又不然詩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
而惟其詩孔子未嘗刪故為弟子雅言之也詩云衣錦
尚絅文之著也惟其詩孔子亦未嘗刪故子思子舉而
述之也詩云誰能秉國成今本無能字猶夫殷鑒不遠
在于夏后之世今本無于字非孔子去之也流傳既久
偶脫去爾昔者子夏親受詩於孔子矣其稱詩曰巧笑
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惟其句孔子亦未嘗刪故
子夏所受之詩存其辭以相質而孔子亟許其可與言

詩初未以素絢之語有害於義而斥之也由是觀之詩之逸也非孔子刪之可信已然則詩何以逸也曰一則秦火之後竹帛無存而日誦者偶遺忘也一則作者章句長短不齊而後之為章句之學者必比而齊之於句之從出者去之故也一則樂師矇叟止記其音節而亡其辭竇公之於樂惟記周官大司樂一篇而其餘不知制氏則僅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此樂章之所闕獨多也且夫六詩之序自周官魯之次周商之次魯

不自孔子始也而後之論者若似乎私其宗國存其先祖而然尤剌繆之甚矣王制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今以太師之所陳大司樂之所教瞽矇之所諷誦輙取篇章句字而刪去之是變禮易樂也若移秦於魏唐之後檜後於陳豳後於檜其亦何所取義而孔子必更之噫衰周之際禮不期於壞而壞樂不期於崩而崩孔子方憂其放失考求之不暇而豈其刪之以自取不從之罪哉



理學真偽論

張廷瓚

且夫道之所以大明於天下萬世者賴有聖賢真儒以維繫之也三代以前道之統肇於帝王明於師相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治法其及天下也弘孔子孟子之立教其及天下也遠是以微危精一之旨緝熙敬止之學道德仁義之理體諸躬修措諸事業播於一時則有禮樂政刑之化垂於後世則成纂修刪定之書煌煌乎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緯地靡不仰焉靡不歸焉豈非斯

道斯民之大幸歟然當其時已有楊墨之言告子辨性之説潛伏於道統昌明之日而理學真偽此其肇端也自漢以後董子韓子闡發微文屏斥異端註疏繁興亦道統修明之一助嗣是而濂洛關閩諸儒出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道著於倫紀明於六經昭然於天下後世迄今觀周張之學歸本於靜誠二程之學切求乎仁敬邵子先天之學啟聖人未言之旨朱子傳註之學發聖人已言之蘊類皆躬踐實行内外一致而不徒

託諸語言議論之間其時寧有眞僞之殊哉夫理學之所以分眞僞者皆由浮誇之士徒有慕乎道德之名而欲襲取其貌以欺天下後世其發議於廊廟之上何嘗不侃侃言忠至問其靖共匪懈之忱則不知其安在也周旋於家庭之内何嘗不切切言孝至問其服勞養志之事則不知其何屬也以及處己接物之間危疑艱難之際或慷慨自言其介節或勉强責人以難行非不足以竦一時之聽觀一旦身歷其境而其畏葸趨避之狀

更有勝於常人數倍者蓋由其人務名而不務實以欺而不以誠此真偽之所由分亦如孔孟時之有楊墨異端也夫朱子為有宋一代大儒今觀其遺集所存味道之言發見於詩歌者不少而翰墨之留傳人間者亦往往有之後世學者或有謂詩歌翰墨非理學所當務是蓋無兼長游藝黼黻潤色之才故為此語以文其固陋適足為天下後世笑而已

理學真偽論

沈涵

世道所以常存人心所以不敝者何恃乎恃有理學之真而已矣三代以前君師之統出於一堯舜之精一危微禹湯之祇台建中文武之緝熙執競數聖相傳實為萬世理學之祖下至羣黎百姓家無異訓人無異習無論理講學之名而理學自昭於天壤當其時并無所謂真也亦安有所謂偽者雜出於其間哉迨後世人心不古風俗日漓天生孔子以木鐸斯民而易詩書春秋禮

樂炳若日星子思孟軻從而光大之言心言性言仁言義其理益詳其學益顯豈聖賢之得已哉葢深懼天下之偽為理學而實非理學者貽害於世道人心至大故以憂世覺民之心著為扶衰救敝之論故曰六經之作皆聖人憂患之思也彼夫楊墨之徒以兼愛言仁以為我言義荀卿以性為惡偽學之弊至河決魚爛而不可復止若非孔孟預知其弊而昭示之力拒之天下後世安知理學中自有真者在耶漢唐以來儒者固多而真

僞亦異如河汾昌黎於進退出處之間君子猶有遺議況揚雄之劇秦美新王何之高談莊老又不足言巳逮及有宋真儒輩出濂溪之立誠也二程之主敬也横渠之致虛守靜也紫陽之格物致知也孔孟之傳得諸儒而愈顯厥功懋矣然使當時徒襲夫講學論道之名而究無立身行巳之實天下後世亦孰從而信之惟其言行相符名實相副是以理學至今而彌彰即如九淵之尊德性守仁之致良知說者謂其近於禪然鵝湖鹿洞

當時原未嘗秪牾而文成功業炳耀廟廊豈偽學之徒所可並稱雖皆謂之眞儒可也總之理學出於真則不言而躬行事君者不必以忠名事親者不必以孝名持躬接物者不必以仁義名隱微天性閒固自有至真者在也否則裒衣博帶重席擁皐高談忠孝而實悖於君父矜言仁義而實近於矯誣真聖道之蟊螣耳何足以言理學哉昔人云秦人焚經而經存漢儒窮經而經絶經學且然况理學乎所願世之儒者日從事於其真而

毋即於僞則幾矣

理學真偽論

胡會恩

自古帝王崇儒道為聖賢繼絕業為萬世開太平未嘗不以表章理學為亟亟也然必嚴其辨而後矯飾者不得託正其趨而後似是者不得參所分在心術之微而所關及於天下國家之大誠恐名實一淆而流品莫定則風俗人才有受其弊而不知者此理學真偽之間所當取而論定之也嘗試思之執中之傳肇於唐虞垂教之統開於洙泗厥後諸儒授受代有師承初未嘗立理

學之名也迨有宋之濂洛關閩出闡先聖之微言振千秋之墜緒著書立說以昌明世教啟廸羣蒙皆諸儒躬行心得之所及而學者翕然宗之則理學之名由斯立焉然尚其真則不惟無愧於諸儒而直可上希乎先聖涉於偽則不惟有悖於先聖而早已獲罪於諸儒今夫真儒之為學也本之日用彞倫措之經綸事業忠孝非以立名廉節非以沽譽以至一言一動之間不緣飾以驚愚不矯情以鎮物無往而非真則無往而非理學也

如其不然而襲端人之貌以為聲援之階修長者之容以便營私之術雖高談性命矢口詩書而隱微衾影之間不可問者實多則亦適成其為自欺之學而聖人所斥為色取行違之徒而已矣是以學者之立心也必先於立誠而謹於為已以和平中正之操而為光明磊落之槩不衆以作僞之念不雜於為人之私可以質幽獨即可以質聖賢可以對屋漏即可以對君父則有理學之名可也無理學之名亦可也葢崇其實則可謝其名

而尚其眞則必絶其偽斷斷如也雖然物情之不能有眞而無偽久矣惟亶聰立極之聖人懸鑑衡以辨羣品考古鏡今旁燭無疆必不使偽者得以亂眞而眞者或反絀於偽也斯其為理學昌明之會乎

無極而太極論

張廷璐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夫形而上則不可以形求也不可以形求而實為衆形之所由生而即為衆形之所莫能外夫天地之大萬物之賾必拘焉執一形以求道不可以盡道也亦並不可以明道也道無形也道無形而必執形以求之則其視道也淺矣然則道終不可以形求乎道無形而天下之有形者皆道之所以形其形至虛也而涵天下之實至約也而貫

天下之紛至無也而妙天下之有此周子無極而太極之說闡前聖未發之旨而實爲千古不易之定論也今夫天地吾不知其所由始也而道生之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萬物吾不知其所紀極也而道生之渾然一理運行於冲虛冥漠之中無聲臭之可尋無方體之可執然而乾坤之所以覆載日月之所以照臨風雨霜露之所以動散而凝結山川之所以流峙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所以耦處而類聚以至於飛潛動植跂行喙息

之屬所以若其性而遂其生莫不各有自然之道以主宰乎其間則其所謂無聲臭之可尋無方體之可執者又豈非造化之樞紐而品彙之根柢也哉故析而觀之物物各具一太極也統而言之萬物同此一太極也萬殊之所以分一本之所以合無體而無乎不體無在而無乎不在故曰無極而太極也或疑周子於太極之外復增無極與易有太極之言有未合也不知原太極於無極所以明其無形而有理而太極即在無極之中即

無極而指其為太極所以明至理不可以形求而無極原不在太極之外故朱子以為默識於意言之表張子以為淵源粹精秦漢以來所未有則周子斯言正與大易形而上之旨相發明而何疑其有未合也哉

黃鍾爲萬事根本論

張廷璐

天下之事不得其中則施之而有所不通得其中則推之而無乎不準葢中也者得乎天地最初之理而調劑於陰陽動静之平是以天下之大事物之紛賾雖千變萬化皆莫不由乎此而無有踰於其外者此黃鍾爲萬事根本之說誠古今不易之定論也昔者黃帝使伶倫取嶰谷之竹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雌雄各六比黃鍾之宮

而皆可以生之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積其實為八十一分凡五音十二律六十調八十四聲皆由黄鍾而損益之此黄鍾之所以為律本也由是以之審度而度長短積黄鍾之十分以為寸各自其十以至於尺丈引本起於黄鍾之長而五度審矣以之嘉量而量多寡黄鍾之管容黍千二百為龠合龠為合各自其十以至於升斗斛本起於黄鍾之龠而五量嘉矣以之謹權衡而平輕重龠所容之黍重十二銖二十四銖為兩十

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本起於黃鍾之重而五權謹矣推之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圜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凖而規矩方圓繩直之屬莫不由之以定矣夫天下之事未有外於長短多寡輕重者而長短多寡輕重即未有能外於黃鍾者則黃鍾之為萬事根本不信然哉蓋天地之間所以彌綸而無間者理也數也黃鍾以自然之數察自然之理所謂純粹中之純粹者惟其中而已矣故其聲則中聲也其氣則中氣也

法制由之以立禮樂由之以興風俗由之以同道德由之以一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知此葢可以曉然於黄鐘爲萬事根本之義矣

日月五星行道論

張廷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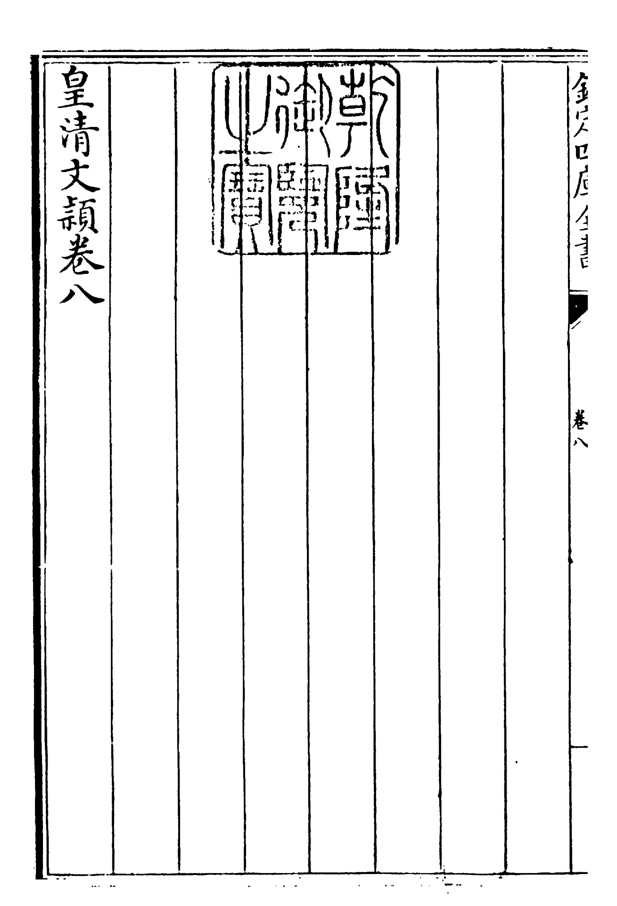
自古聖人為治皆取法於天堯典始命羲和欽若昊天首舉日月星辰舜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張衡靈憲云文曜麗乎天其動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蓋經星之附於天者終古不易其運行之參差而立儀製器以窺測之者惟在日月五星耳七政齊而經星不必言矣顧七政之運行有遲速之分而其所行之道亦不一漢書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天之體圓如彈

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南北直徑一百八十二度强赤道當天之中央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黄道半在赤道内半在赤道外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斗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奎去極中日行至於斗在赤道南二十四度則為冬至至於東井在赤道北二十四度則為夏至東至角西至奎行黄赤二道之交中則為春秋分此日行道之大略也月春從青道夏從赤道秋從白道冬從黑道道各有二皆斜出

於黃道之内外其出入黃道不過六度故合黃道而謂之九此月行道之大略也五星皆隨日由黃道行而盈縮遲速各異木為歲星故歲歷一辰火為熒惑行列宿司天道出入無常金水附日而動金為太白水為辰星常逶日旋轉或前或却土為塡星歲行一宿簽五星之位有高下則度有廣狹位近地者其度狹而易周位遠地者其度廣而難周五星大小不同各依其行順時應節但日月則運行而前五星則有留退留順之異候天

官家所謂見伏留行者是也此五星行道之大略也諸說具載於歷代史書宋儒亦備論之詩書傳注皆可考然歷年既久而不能無差即以冬至言之堯時日躔虛三代則躔女春秋時在牛自漢以後在斗今且在箕矣蓋由歲差之故舉一冬至而其餘不可類推乎要而論之朱子云天無體二十八宿便是天體故日月五星運行於天之下雖所行之道不一而同以二十八宿為次舍劉向所謂宿者日月五星所宿舍也古今之言天者

詳矣周髀宣夜之說已不可攷惟渾天獨存漢晉以來代有儀器唐李淳風更為圓儀三重有六合三辰四遊之名皆所以測日月五星之行度大約皆渾天之法即璿璣玉衡之遺制也葢蒼蒼者天雖遠而無所紀極而儀器可以推測而知惟儀器逾密則推測逾精而日月之運行五緯之躔次皆昭然可覩不失累黍於以佐聖人奉若祇承之道為敬授人時之本何可言天道遠而無裨人事也哉



皇清文頴卷八